古今治平畧

豫章　　强[illegible]譔

弟　　美父訂

仁和門人何　介石公父較

貢舉篇

三代貢舉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頒于鄉吏、使

各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于是閭胥則以
歲時比衆讀法而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則以月吉
屬民讀法而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則以四時
之孟月吉日讀法糾戒之及正歲屬民而書其德行
道藝者州長則以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糾其過惡而戒之至三年則鄉大夫大比考其德行
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衆以禮禮
賓之厥明獻其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
貳之退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

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遂大夫三歲大比率其吏而興氓亦如之是以凡士鄉先論其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大畧當其時仕進有二道有縣鄉學而進者有縣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于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掌于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縣選士而爲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爲鄉遂吏縣俊士

而爲進士是國學所進者則論辨之爲大夫士此其大較也至于在內則有國子之選舉諸子所謂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者是也在外則有諸侯之[illegible]貢射義所謂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也夫論盛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公論三年大比

之法孰不知德行道藝之爲重然亦思周之選舉不屬他官而屬之教官者夫豈無意歟蓋必有以教之于平時斯可以興之于異日既有以書之于每歲斯可以考之于三年且以鄉大夫賓興之制觀之三年大比則合六鄉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藝有德行者爲賢則與其賢有道藝者爲能則與其能既有賢能之可與則鄉老以三公之尊鄉大夫以六鄉之貴與夫六鄉之吏以士大夫之賢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夫以六鄉之民得與士大夫相酬酢是以賢能之可

尊而尊其人也賔之明日公卿群吏乃以其書而獻之于王王乃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掌詔王治乃書其貳將以詔王用之夫以六鄉之士而可以當天子之拜可以聯祖廟之藏是又以賢能之可敬而敬其書也所謂賢能者曰德行道藝而已六鄉之民果何修而臻此耶蓋自鄉大夫以正月頒法教民之時而其考察者即德行道藝也黨正以正歲屬民讀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雖曰孝友睦婣有學閭胥所書雖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

此物不惟是爾大司徒掌教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即此物也以至司諫雖非六鄉之吏而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皆此物也乎日之教者以此則今日之與者亦以此乎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已爲賓興之地與之之日尚何資于賓禮之隆哉大哉成周之教不獨六鄉爲然也宮正之糾宮衛必曰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教國子必曰教以德

行養以道藝是無往而不爲德行道藝也而況于三年賓興之選乎然鄉大夫旣以大比而賓興矣又曰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者蓋將以是而示人之激昂而爲賓興之繼也鄉大夫以射禮而詢衆庶則六鄉之民又將因射而知自勉矣故又曰比謂使民興賢是民自知其賢而與之矣出而使之爲長則民豈有不服者哉使民興能是民自知其能而與之也入而使治其事則事豈有不理者哉賢能之興皆由于民此鄉衆里選之所以爲公也以所與之人而還以

事之必能興利除害而與民相周旋以所與之人而選以治之必能趨事赴功而與民相勸勉故人而在官府治事者此人也出而在比閭爲長者此人也則是在官臨民者孰非德行道藝之人哉後世選舉之法壞人自科目始吁科目豈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司農謂興賢若漢舉孝廉興能若舉茂才不知漢之平時所教者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之以利祿之學則所舉者皆利祿教之以詞章之學則所舉者皆詞章所教在此所學在此則所舉在此科目未

足壞人才而教化已先壞人心術矣後世言者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可復然乎時無德行道藝之教而一旦欲行德行道藝之選豈不迂哉

兩漢貢舉

漢制舉士兼于天子者曰賢良方正察于州郡者曰孝廉茂才升于學較者曰博士弟子下至上書射策論列時政及椽吏稱職公府辟召亦得以自奮其間大則取其行次則取其學又次則舉其言又次則取其能大抵當時文網希濶搜羅俊彥繇人主意爲之初無定額至其後諸帝因日蝕地震山崩川竭諸天地大變輒詔郡國舉士以希缺失率以爲常而其有要任特使皆各標其目而令舉之于是又有所謂三

老孝悌力田直諫下詔特舉童子武勇及任子入貲從軍良家子諸目不一初高祖草創之始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繇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為一家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士既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

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癃病者勿遣此選舉之始也文帝二年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時賈山言曰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

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與堯舜之道三代之功矣天下之士莫有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而乃與驅馳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于政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庭臣切愍之陛下願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以成就大業帝嘉納焉至武帝建元元年時帝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四方之士多上書言事自衒鬻者千

討其不足採者輒報罷丞相綰奏所舉士多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俱罷奏可元光元年舉賢良廣川董仲舒對策以爲今吏旣亡敎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

可得而官使也、帝覽其策、三試、皆異之、遂擢爲江都相、而下詔郡國舉孝廉各二人、焉五年復策賢良公孫弘、先時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罷、至是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辭顧更選、國人固推之、弘乃至太常上策、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是年又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元朔元年、詔與廉舉孝、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必有我師、今或闔

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

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
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五年制詔補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弟子一歲
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
爲郎中者太常籍奏焉久之有司以掌故皆以文學
禮義爲官而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
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
多者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

屬備員焉。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以四科。一曰德行高絜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中決斷才任三輔縣令。後漢光武以科目取士。太僕朱浮以國家中興而詔書策試博士更試五人。惟取現在洛陽城者選之。恐四方之學無所興勸。上疏請廣博士之選。帝然之。其後選舉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誘議漸生。章帝建元

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務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田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始復前漢四科辟士凡所舉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于他狀舉非其人兼不舉者罪待言者多以郡國貢非功次故守職者煩而吏事寖[illegible][illegible]

詔朝臣議貢舉法大鴻臚韋彪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綽優于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蓋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

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至順帝陽嘉元年左雄奏改察舉之制疏曰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䖍史敞書上駁之曰凡選舉用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

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鄉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剗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宜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

臣克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昔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于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

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
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于孝
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
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缺則違選舉孝廉之志
矣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
專用儒學文吏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
及能從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左雄前議舉吏先試
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
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

華帝乃止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爲中郎中第十七人爲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爲王家郎至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已爲掌故能通三經者擢爲太子舍人已爲舍人能通四經者擢爲郎中已爲郎中能通五經者擢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復隨輩試擢用焉至靈帝時紀綱隳紊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訴頗行賄賂改蘭

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帝乃詔諸儒讐定五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爲古文篆隸三體立于太學門謂之石經繇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痍痼疾督郵者其版舉主保之然後得預試大抵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爲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才而已孝廉賢良始于文帝茂才明經始于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繇此途出然愚以爲碩人宏博之才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

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能之士哉蓋明經止于一藝以射策爲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于對策以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于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之言陳湯舉茂才而有不齊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逊冒年之責以科目取人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群之才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于科目也鄉里有推舉之事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事之修于鄉者雖不繇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

之與科目之士同于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通考曰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衒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爲萬家之縣亡應令者武帝之詔以爲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稱有文學才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孝廉之舉始自西都當是各爲一科故蕭望之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

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舉孝廉爲郎劉輔舉孝廉爲襄賁令至東都則合爲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于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黃瓊言左雄奏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于取士之選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事者爲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潔之實是亦失設科

之本意雖然漢臣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矣以孝廉或孝悌名科蓋取其平日之素履固非于一閧試之頃而知之也然自東漢以來孝廉遂爲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循名責實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僅德之際則并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始有進士明經等科遂無復有舉孝廉之事蓋隋唐而後之進士明經即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名

以爲士子進取之途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答曾參所說之孝經開寶之孝悌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藝取人士之精華果鋭者皆盡悴于記問詞章聲奇帖括之中其不能以進士明經自進者皆椎朴無文之人遂欲別求進身之塗轍故責緣州郡以應詔來詳史所載二帝所以詢訪之者固非僻經與傳傲以所不知也而已不能答則其無所觀負可

知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才者出類之儁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焉非求才之本意也意貞觀開寶所解孝悌力田文武才幹皆不能應鄉舉之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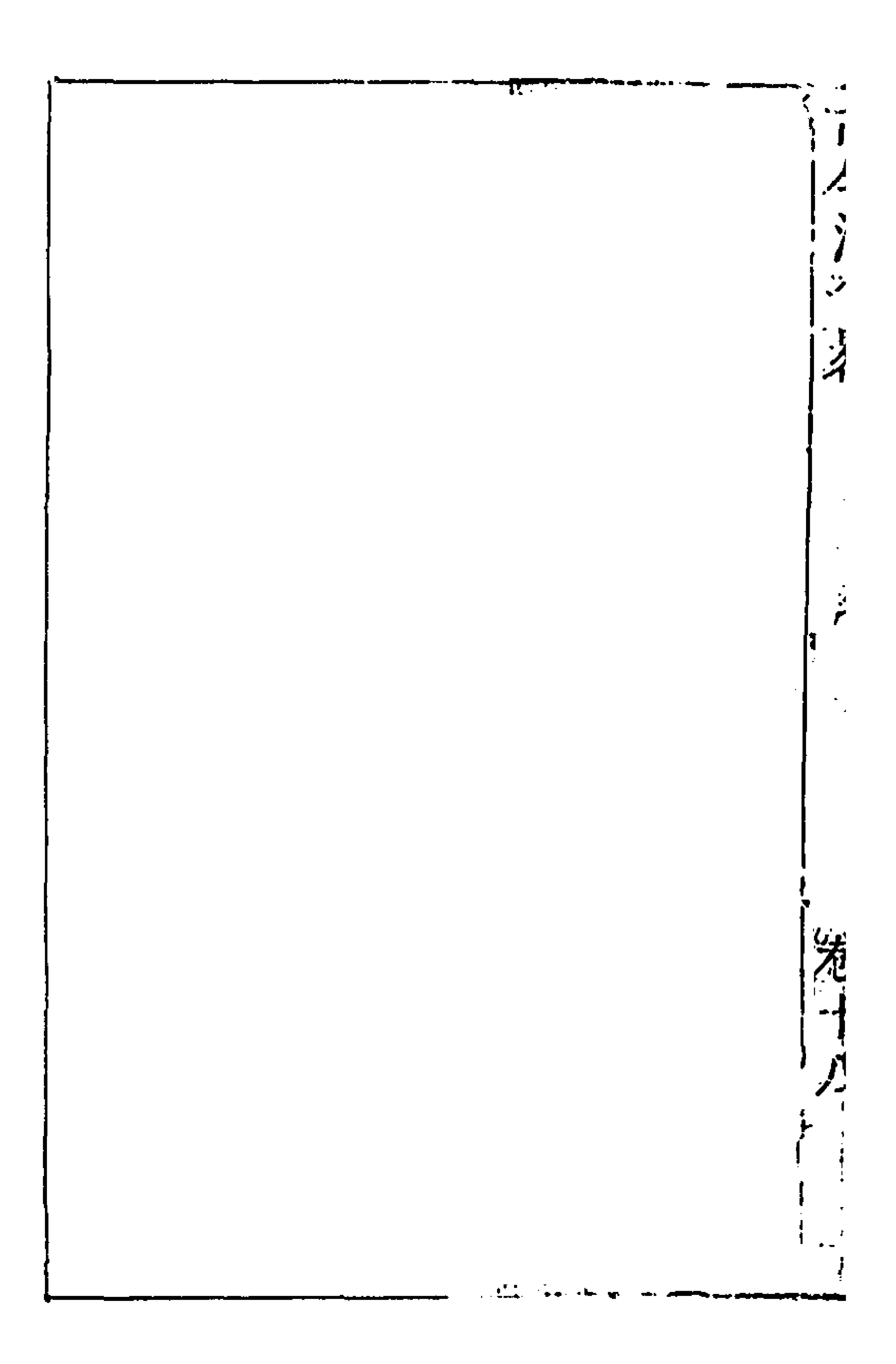
考索曰人之實行能掩于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鄉黨之公議故古之論秀必本于鄉而漢之取士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爲郎中令一推倪寬則曰知之久

矣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二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名其令聞美譽固已素著于鄉而達于朝廷之上蓋如是其不可掩抑至于鄙食其家貧落薄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丐貸無節不為鄉里所稱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可泯沒安有掩其所不知而用之欺君哉是故能自持于鄉者然後州縣拔為幹佐曹吏能自立于州縣者然後五府辟為曹椽能自效為五府者然後為朝廷所

選用其初皆本于鄉里公譽也是以高祖之初郡縣各置三老相率爲善而又設爲孝廉之科以取士其始有意于鄉舉里選之舊乎故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國論弘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才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家貧其議論也今亦從而有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于篇乎又況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文吏課

牋奏則又文之廉者去賢良所對尚復遠甚而何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愚以爲其孝實廉之人豈有不學面牆之理而以家法牋奏應選者又豈可責以學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後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則知當時孝廉一科濫吹特甚于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安問其實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猶如此則其他可知王荆公詩言文章始隋唐進

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漢人物。嗚呼其來久矣。非始于隋唐也。



魏晉南北朝貢舉

魏文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群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時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

廢當務有立以崇王道大制大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舉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于無其人何患不能哉帝從其言黃初三年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之以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之于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者勿拘老幼大抵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晉武帝泰始四年詔公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摯虞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

門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途皆明于王義有益政道欲兼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會東堂策問處對非擢爲太子舍人阮种與郤詵王康對賢良俱擢上第並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群士庶以問之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爲第一轉中書郎大抵當時沿魏九品之制州郡皆置中正品第人物士人浸以門資閥閱爲序所引用者槩可知也東晉元帝制楊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

復策試到即除著既經畧粗定尚書陳頵以爲昔江
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
試以經策于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者
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
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尚書郎孔坦
奏議曰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
猶假漸漬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
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
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

遜郡推延朝廷冀于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為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化懼于是始宣令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遣歸不署又策問經義質難闕通宜問其不合乃免歷制崇修學校帝嘉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宋制凡州舉秀才郡舉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郡議制及孝武即位參軍周朗上疏曰今為政

者宜以一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習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使更觀其言行考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疏奏不行齊因晉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爲先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尚書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

丁勞謝超宗議以爲片詞折獄寸言挫衆係史褒臣

孔論與言皆無事繁文而後乘我夫表章之根折理

之會豈必麥牘方切理道非患對而盡問患與常文

弗齊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齊一亦

宜採詔從宰議梁初無中正時沈約上疏曰頃自漢

代本無士庶之別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于小吏幹

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

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于斯爲

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還非直愚賤且

令士人繁多畧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治理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卿裴子野又言曰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自晉季年專稱閥閲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敝慢之譏作非所以敦弘退讓勵德興化之道也于是七年詔

置州正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貢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放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陳依梁制限年入仕惟經學生策試得第及孝悌帝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具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文帝時韓顯宗疏曰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

名而朝廷但簡其門望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胄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于皂隸矣或云世無奇才不若門望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較其寸長銖重那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後當詔百官曰近代以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爲可復以爲不可宜數舉之李沖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爲膏粱兒

地爲欲益政贊時帝曰俱欲爲人沖曰若欲爲人令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要自德行純篤是以用之沖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曠代有一兩耳祕書令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則當時所選可類知矣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座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

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周武帝既平齊廣收遺佚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中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明經修行者為孝廉歲一人先是魏晉而降選士頗以詩賦梁僕射沈約著論曰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為詩既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惡王化基焉故足貴也後作者隨聲逐響競用華藻棄其指歸今自閭里童昏貴游總角罔以搆侯為學詩[illegible]

斷章何爲專彝罔不損落六藝波流同尚無被于管弦非此乎禮義深心盡于丹木遠致極于風雲隱而不深巧而非要使季子聆音必且悼其燕國繼也趣室必不教其末學而欲依以選士不亦難乎至隋文帝時治書侍御史李諤亦謂州縣選舉不遵典則雖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猶且擯落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以傲誕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

相高朝廷從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此縣縣令刺史不開風教挾私踵弊而然也請諸司禁勑至隋煬好文詞實始置進士科專以詩賦取士不復關行能而貢舉之弊極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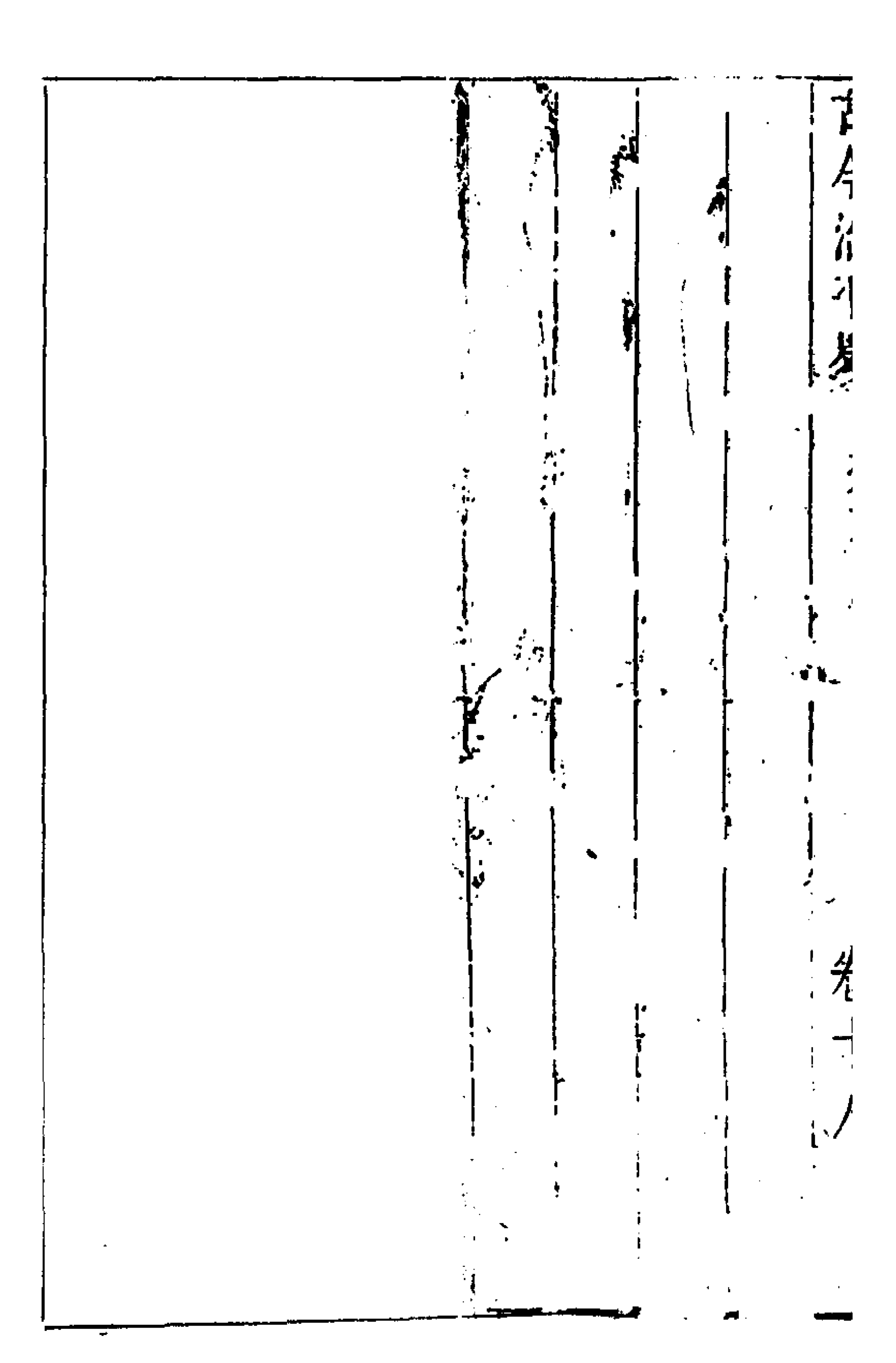
通考曰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于才不屑也而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下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閈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椽之職業然後俾之入仕

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于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至于隋而州郡僚屬皆命于銓曹縉紳發軔悉繫于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于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附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于詞章其既任也付之以勘籍小吏而專收其資格于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有存者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

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遏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疏節而考核本明毀譽旣公而賢愚自別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益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簡柅之法至唐則設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于禮

而不得官者有不舉于禮部而得官者高士之

所以進身之途轍亦復不一不可此而同之也



唐代貢舉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曰學館者曰生徒曰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而又有明法明字明筭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舉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者焉凡學有六曰國子曰太學曰四門學曰律學書筭學而其外之州縣則又自有

學凡館有二曰弘文曰崇文而崇文館每歲仲冬令州縣館監舉諸生之成者送之尚書省此之謂察學館之生徒也不繇學館者皆懷牒而自列于州縣州縣試已則會之以鄉飲酒之禮歌鹿鳴之詩送于考功而覆試之此之謂州縣之鄉貢也所謂制舉者葢有司常選之外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畧翹關拔山絕藝奇技莫不兼取其爲名目隨其人主一時所欲而列爲定科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

與達于教化軍謀弘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才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于其間此之謂天子自詔之科舉也三者大畧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之好惡所以育才養士招來獎進之意有司選士之法因時損益又各不同焉初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有時名考功員外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皆文采浮華擢之恐誘後生而獎風俗其後二人卒不能有所立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上

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聰明者爲之永隆二年考功郎劉思立建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雜誦舊策皆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后之亂改易舊制頗多天授三年右補闕薛謙光以其時雖有學校之設禁防之制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趨末矯飾行迹以請託奔馳爲務上言古之取士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

先長以雕虫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計貢之賢愚併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名勝于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于名則貪暴之風扇背與鈌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雅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廷葉公好龍則眞龍入室繇此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甚者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于州府祈恩不勝于拜伏或明制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

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爲覓舉。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辭。循常之人。捨其疎而附近。故選司補署。諠鬧于禮闈。州郡貢士。爭訟于階闥。謗議紛紜。浸成風俗。且人徇巳之心切。則奉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治化之替。靡不繇兹。今奉舉人徇于鄉閭。歸于里正而巳。祇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即使罷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于安仁。靈運詞高于穆之。平

律文劣于長卿子建筆麗于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
潘謝曹馬必居荀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
運亦無裨益之功懸此言之固不可一槩取也其於
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于弓馬良相寧資于射策伏
願降明制頒峻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始
旣察言觀行終又循名責實則僥倖濫吹之伍自然
無所藏其妄僞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
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賢賞罰
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辭遜之義著則貪競之路塞

矣仍請寛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其行事以別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實而君子之道長矣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詣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爲具資五品以上及朝集使咸往閲禮焉及註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自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禮部閲試之日

[illegible]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川入。以防僞濫。及得第者大抵百纔一二。十七年。祭酒楊瑒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者三家。儀禮者纔十二。諸家就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其學。其通者稍加優宦。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爲爲瑒立頌大學門。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典

二監舉者千萬數通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廢官廩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吏浮虛之徒眊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義者挈短長紀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乃爲限約以黜退欲望俊乂在朝廷難矣若以出身者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與經進士也上然之是年洋州刺史趙匡亦上議曰今

之進士時共貴之而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爲賢不惟無益于用實亦妨其習學不惟撓其淳和又長其佻恩自非識度超然特成孤秀其餘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啓導性靈獎成後進蓋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人之心知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畧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抄畧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故當代寡人學之師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誦讀勤苦已甚其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

當代禮法無不面墻及臨民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雜色之流廣通其途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待不才者何厚處修業者何薄崇末抑本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使業因儒雅行成險薄虧損國風其弊五也且又選期頻仍事業不得修習伎能以之淺薄非惟防閡生業蓋亦隳其舊產未及數舉家計索然然比及選司又並格以年數合者判雖下劣見收否者纔有

髮取即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數者之弊不可勝舉因此淪濫其事百端故條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今雖未能頓除宜稍變易以息弊源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莊文列亦曰道舉天寶九載置廣文館于國學舉人舊重兩監後世祿者以京兆同華爲榮而不入學十二載乃敕天下罷鄉貢舉人

不繇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肅宗寶應二年禮部楊綰疏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于鄉閭古人比文章于鄭衛蓋有繇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又奏進士加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寖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藝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

皆同挂壁况復徽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
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
渉人以毁讟爲常談以向背爲已任投刺干謁驅馳
于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
如此者乎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在鄉閭
有孝友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
廉爲名薦之于州州以禮送之于省不得令與人輙
自陳牒必詳加策試凡明經進士并道舉並停如有
行業不著所爲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

間人倫丕變旣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浮兢自止敦厲自勸敎人之本實在兹焉詔付外議李栖鈞賈至等議曰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而務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之事是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恩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昔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人心不得而揺也觀三代之

選士任賢肯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抗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强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于鄉里哉厥後文章道獎尚于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子孫速顛享國咸促今國家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踵亂代取人之術楊琯所奏實爲正論然後依古制鄉舉里選請兼廣學較以弘訓誘增其

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閒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議上大臣以為舉人循習難于速變請自來歲始帝以問翰林學士對曰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時有劉嶢者亦上疏曰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宜以德行為先

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弗聽代宗廣德時兵興學較湮廢賈至爲侍郎建言歲方藉歛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貞元二年詔習開元禮者舉同一經例明經習律以代爾雅是時弘文崇文生未補者務取員闕以補速于登第而用蔭乖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人試藝者六年詔宜據式考試假代者論如法初禮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試十六年高郢奏罷議者是之元和後侍郎庚承宣奏復行焉時進士舒元輿見有司

鈎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氷炭脂炬飡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進士一門得人罔不輕矣有司坐衆子于寒廡冷地是比之僕隷非所以見微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恐賢人君子遠去不屑汚辱爲國家用又于格中程人數多不過三十少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illegible]也伺則今日月出沒皆爲內地其間異氣所鍾英[illegible][illegible]及

不少矣若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隷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長二十是謬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材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明矣宜明修格文使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否者法與之隨來者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廊廡特設茵榻陳脂燭進膳餼人人如天子重賢奬士之道勝氣坌漫如此士

之立身無不繇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初開元中禮部考試畢送中書門下詳覆其後中廢元和時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多不中選繇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令請先詳覆而後放榜議者以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諫議大夫殷侑言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于六經比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于是立史科及三傳科焉先是進士試詩

賦乃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趙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數是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

爲之何者少習其業月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人之才固亦未能閑習也益持論偏激如此然議卒不行合而論之秀才之試方畧進士之試時務所以策其才也明經之帖文童子之誦文與夫書學之口試墨義所以驗其記也經史三傳諸科又各問其大義或百條或五十條所以審其識也然周禮儀禮在所習也而有所謂開元禮者果何爲乎進士之科試以策矣自高宗從劉思立之言始於策之外復加以雜文初將試以詩賦矣至德宗時

用趙贊之言罷詩賦而易之以箴論表贊是果合于古乎至於所取之人則互有得失不可一槩將者如狄仁傑徐有功以明經舉而祝欽明元稹亦擢明經杜牧白居易楊綰顏真卿韋貫之裴垍以進士舉而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賈餗皇甫鎛則亦以是進博學宏詞則有陸贄杜黄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武舉武后時始而志云選法不足道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再造之功任子之

選爲輕然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弼襄武宗之治大抵自隋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律賦唐室因之孝廉秀才之科雖在而惟明經進士二科最盛而孝廉衰矣寶應中雖以楊綰之議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又其後也文華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又稍衰矣是以鄭覃嫉之于前李德裕思革于後而議卒就寢則歐陽公所謂方其取以詞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

使時君雋意以謂莫此之尚及其後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謂挍其聲病可以為有司之責舍是則汗漫無所守遂不能復易乃知三代鄉里德行之舉非至治莫能行也雖然士風所在唯上之人何如耳轉移變更豈無其道張昌齡王公謹有時名而王師旦惡其浮華不書以第虛照鄰駱賔王文章為時冠而裴行儉謂其浮躁抑之使不進豈不足以勵方來而移風俗哉何必今日更一令明日易一法耶

考索曰當唐之時言其選舉之弊一日不求德

行而第考文章之末藝以爲非古然不考其所以變之之繇則亦不足以爲義也古者天子自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則爲封建其王城二百里之外又責之都鄙之長則天子所治者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間耳當此之時四民皆世其業無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修其德行而書之鄉大夫者又非有後世驟貴峻扳之勢固亦無所覬覦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遂之官下視所隸伍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數而悉

又不難乎考察下漢而郡國雖置然其條佐皆自辟除常歲所貢率二萬口貢一人不過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久按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稍裁抑侯國秩二千石不許擅授魏晉而降權益內移故有敕用州簿郡功曹者至於隋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縣朝授縣是朝授歲遴動以萬計而後世爵祿益貴奔兢成習欲以無形之德行不可憑之毀

舉人人察之而冀其所得豈不難哉魏之中正
易常不以德行爲本而流弊之甚後代苦之要
知封建不立世祿不行郡縣之權悉歸朝廷而
欲倣古貢士之常制不可得已故科目肇於漢
與於隋著於唐而備於宋此誠擢賢之路也誠
使之以貢舉格之以法律而分置之朝廷與州
縣嚴爲考績之法而徐攷其後豈不合於唐虞
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哉又其時生
徒不及鄉貢進士不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

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移之禮部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之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之也亦可預託之貴者以勢託富者以財託親故者以情託此豈復有真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相傾奪如牛李之黨繇於錢徽典舉之日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餘年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爲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齊皥是也有嫌於富而

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之與王參元書是也。幸而不出于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夫其矯者必有所懲也。故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繇。則通榜取士。弊且如此。乃唐名臣多繇此出。彼果何以致之耶。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崔詳之第繇梁蕭。杜牧之第援吳武陵。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每每類此。亦何惡于請託哉。

宋代貢舉 元附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爲盛國初以來試以詩賦帖經墨義百餘年間則人才相望諸科之設又可徵質朴記誦之士得濟以爲用其教育則建太學於京師慶曆中置內舍二百人神宗垂意儒學益外舍生員三舍之法闡端於此王安石采周官王制之所緒自京師至郡學歲時月各有試以程其能以差次升舍最優者爲上舍免解發及吏部試而賜之第遂欲

以此額取士而寢廢科舉業進士者以經義易故習
應諸科者以明法消舊額意若尊經復古抑浮靡華
椎鑿然新經字說頒命四方黌學以宗巳其後議臣
極排力抵于是經義詩賦定爲兩科剔至南渡後兼
行不廢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
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
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自唐以來
所謂明經不過帖書墨義觀其記誦而巳故賤其科
而不通者其法特重乾德元年定諸州貢舉條法及

殿試之式三年陶穀子邴擢上第帝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科第乃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令覆試之自是別命儒臣於中書覆試蓋自此始五年禮部奏合格進士諸科凡二十八人上親召對講武殿而未及引試也明年學士李昉知貢舉取宋準以下十一人而進士武濟川三傳劉濬才質最陋對問失次上黜之濟川昉鄉人也會有訴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御殿給紙筆別試詩賦昉等尋皆坐責殿試遂爲常制帝常語近臣

日昔者科名多爲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久之又親試進士王式等乃定王嗣宗第一王式第四自是御試與省試名次始有升降之別太宗即位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于科場中非敢望十拔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自是間一年或二年乃貢擧有趙昌國者求應百篇擧謂一日作詩百篇帝出雜題二十令各賦五章章八句日昃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帝以是科久廢特賜及第以勸來者八年進士諸科始試律義十道進士免帖

經明年惟諸科試律進士復帖經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就瓊林苑端拱初禮部試已帝慮有遺才取不中格者再試之于是繇再試得官者有數百人凡考試帝親閱卷累日宰相屢請宜歸有司始詔歲命官知舉淳化三年諸道貢士凡萬七千餘人先是有擊登聞鼓訴較試不公者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即赴貢院仍糊名考較遂爲例既廷試帝諭多士更勵精文采無墜前功詔刻禮記儒行篇賜之每科進士並一人天子寵之以詩後嘗作箴賜陳堯叟至是并賜

焉自淳化來停貢舉五年眞宗即位復試而高句麗始貢一人先是國子監開封府所貢士舉送官爲姻戚則兩司更互考試至是始命遣官別試咸平三年親試陳堯咨等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餘人有晉天福中嘗預貢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天聖初宋興六十有二載天下又安時取才唯進士諸科爲最廣名卿鉅公皆繇此選而仁宗亦嚮用之登上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矣時晏殊言唐明經並試策問參其所習以取才識長短今諸科專記

請非取士之意請終場試策一篇詔近臣議之咸謂非諸科所習議遂寢寶元中李淑侍經筵上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對曰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爲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較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殆繫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勅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旣而知制誥富弼言曰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以來爲法尤密

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未聞
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試何足取哉使禮部
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廷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以
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隨故事尋
復如舊時范仲淹參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
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
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於聲病學
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才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
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

厭行則學者修飭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常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爲去留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是冬詔罷入學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衆以爲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常多矣天子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會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精於中英華發於外然則以

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朝廷惡其然屢下詔書戒飭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驅扇浮薄重爲俗化豈取賢歛才俻治具之意耶請申前詔揭而示之而進士益相習爲奇僻險怪之文號太學體鈎章棘句寖失渾淳歐陽修知貢舉尤以爲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既而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見修晨朝羣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爲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

並於法然自是文體亦少變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賓鄉大夫廢興上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校得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爲簡察僞濫自不能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

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而罷說書舉未幾以登第者衆驟至驟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裁抑之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跡比舊亦浸衰英宗治平二年易以三歲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較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乃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繇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於䛕數趨鄉舉者狃於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已遠矣今下詔

搢紳衆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
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議者多謂變法便直
史館蘇軾上言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
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
吏皂隷未常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
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
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較貢舉乎雖復古之制
臣以爲不足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緊
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

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辨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敎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

夫取人則勇者剸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于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常不以言試人何常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

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界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牓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服與

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有慰去王
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牓取人又
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
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仕者
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
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
常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
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疏矣特願晉
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出庸回總攬衆才經畧

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長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以問王安石對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在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

皆本學較道德一於上習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較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一經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出身而稍取諸科解

名十之三增進士額安石尋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上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新義既頒一時學者莫敢不傳習主司專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於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二人以下皆試法以見恤刑之意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

祭。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才，然愈於以詩賦取人耳。哲宗元祐初，改更先朝之政，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專為一經。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註及已說。又言近歲為學之士，聞見淺陋，辭格卑弱，患在治經者專守一家，為文者惟知解釋，深慮適用之文從此遂息。侍御史劉摯亦言：國朝取士，詩賦論策，更百餘年，號為得人。熙寧初，以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而改試以經，可謂知本。然詩賦經義，均之以言取人，賢否邪正，未可遽判，顧復

兼行時明法謂之新科中其選者吏部即注司法敘名在進士及第人之上劉摯又言古者治本禮義而刑法僅以助之舊制刑法最爲下科然必責之兼經則猶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今新科罷經專試刑書又所取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詔近臣集議以聞左僕射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

官諸解及科場程試同巳者取異巳者黜使聖人微明之言轉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異端若巳論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悉也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宜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巳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四年乃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

士習一經試本經語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亦如之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用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復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諸路奏以分額各取非均其後遂通定去留經義毋過通額三分之一光又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則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已不敢不謹惟懼玷闕外傳所謂

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遂立科歲許舉一人帝既親政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元祐之功不許改紹聖初議者益多乃詔進士能詩賦專習經義徽宗設辟雍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學校崇寧三年遂詔天下取士悉繇學校五年又詔大比歲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遠士郎聞之時州縣悉行三舍法得免試入學者多當官子

弟而在學積歲月累試乃得應其貧且老者甚病之故詔及此而未遽廢科舉也大觀四年五月星變凡事多所更定侍御史毛注言養士既有額而科舉又罷則不隷學籍者遂致失職天之視聽以民士其民之秀者今失職如此天亦譴怒願以解額之歸升貢者一二分不絕科舉亦應天之一也遂詔更行科舉一次自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正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嶷慕容彦逢等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

從之未幾言者言使士不得專意經學復罷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六年禮部試進士賜第者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有儲宏等隷大閹梁師成爲使臣或小史皆賜之第梁師成者於大觀三年常中甲科自設科以來南宮試者無踰此年之盛然雜流閹宦俱玷選舉而祖宗之良法蕩然矣高宗紹興元年詔諸道就州司類試二年庭試手詔諭考官當崇直言抑

諫俟得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淩景夏第三呂願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置第一帝曰士人初進便須別其忠佞九成所對無所避畏宜擢首選五年初試進士於南省戒傍有司商榷去取毋以絺繪章句爲工當以淵源學問爲尚已又申禁程文用本朝人文集或歌頌及佛書全句者皆不考而試舉有勢家行賂假手濫名者論有司立賞格聽人捕告自神宗朝程頤以道學倡於洛四方師之中興盛於東南科舉之文稍用頤說諫官陳公輔上疏詆頤學乞加

禁絕秦檜入相甚至指頤爲專門侍御史汪勃請戒飭攸司凡專門曲說必加黜落中丞曹筠亦請選汰用程說者並從之二十一年御試得正奏名四百人特奏名五百三十一人中興以來得人始盛初秦檜專國其子熺廷試第一檜陽引降第二名是歲檜孫塤舉進士省試廷對皆首選姻黨曹冠等皆居高甲後降塤第三檜死帝懲其弊遂命貢院遵故事凡合格舉人有權要親族並令覆試仍奪塤出身改冠等七人階官並帶右字餘悉駁放程王之學數年以來

宰相執論不一、趙鼎主程頤、秦檜主王安石、至是詔自今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道學之禁稍解矣、自經賦分科、聲律日盛、帝常日向爲士不讀史、遂用詩賦、今則不讀經、不出數年、經學廢矣、二十七年詔復行兼經、是科殿試、特宣示曰、對策有指陳時事鯁亮切直者、並置上列、無失忠讜、以稱取士之意、已而得王十朋爲第一、以前後廷對忠真未有其比、上爲宜諭宰臣致慶焉、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初無

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若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智難兼濟又甚者論既併場策問大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註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爲成憲從之於是士始有定嚮而得專所習矣孝宗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命帥試士習射論殿最之法淳熙二年御試唱第後二日御殿引按文士詹騤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藝翌日又引文士第五甲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其日進士具欄笏入殿起

居易戎服各給箭六弓不限斗力射者莫不振厲自獻多命中焉天子甚悅寧宗慶元二年韓侂冑襲秦檜餘論指道學爲僞學臺臣附和之上章論列劉德秀在省闈奏請毀除語錄既而知貢舉葉翥上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又有葉適進卷陳傅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每用輒效請令程文考察有舊習不改則坐學官提學司之罪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

大禁矣尋申禁用僞學之黨、曾鄉試、漕司前期取家收、必令書不是僞學五字、四年以經義多用套類父子兄弟相授致天下士子不務實學、遂命有司六經出題、各於本經摘出兩段文意相類者、合爲一題以杜挾冊讐僞之計、開禧二年以舉人奸弊滋多、命諸道發解舉人合格試卷、類申禮部、候省試中牒發御史臺同禮部長二三對字畫、關御藥院內侍照應廷試字畫不同者、別牓駁放、至理宗朝奸弊愈滋、有司命題苟簡、或執偏見臆說、互相背馳、或發策用事訛

舛故士子眩惑莫知適從才者或反見遺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主文字是非顛倒愈甚時謂之繆種流傳復容任意不學之流往往中第而舉人之弊凡五曰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謄錄滅裂迨寶慶二年左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防戢之策帝悉從之且命精擇考官而先得韓侂胄用事意專鈐制遂以三知舉外別差同知一員以諫官爲之專董試事於是約束峻切氣燄薰灼嘉泰間更名監試其失愈甚製造簿歷嚴立程限至是復舊制三

知舉内差一臺諫十參詳內差一御史仍戒飭試官盡加考較而日力不給即展其限時場屋士子月盛卷軸如山有司不能徧覩迫於日限去取不能皆當蓋士人既以本名納卷或別爲名或易以字一人而納二三卷不禁挾書又許見燭閩浙諸郡又間日引試中有一日之暇甚至次日午方出於是經義可作二三道詩賦可成五六篇舉人文章不精考官困於披閱幸皆中選乃以兄弟承之或轉售同族奸詐百端眞僞莫辨雖責鄉鄰覈實嚴治虛僞縱容之罰其

弊術息時理宗加意求賢寶慶三年手敕考選官有日文辭浮靡者必非偉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平之用去取之際務宜詳審閱三年又詔以取人器識得士忠厚爲衡鑑已又詔以先器識後詞藻務忠實斥虛僞爲權衡淳祐十二年諭輔臣曰邇年科舉取士鮮得實效士風人才關係氣數何策以救之吳潛奏乞於省試額中輟一二十名有司公舉海內行義文學之士庶尚存鄉舉里選微意曩時朱熹真德秀亦有此請太常寺丞牟濚奏曰禮義廉耻國之四

維士大夫當以此自維其身不當使上之人執此爲維之之具也士方其求得也奔競苟且不知有義命故其既仕也攫拿貪黷但知有利祿未仕則有科舉之累既仕則有薦舉之累人才所以日不逮古也雖然科舉何嘗壞人士實自壞耳薦舉何嘗累人士實自累耳昔范鎮以奏名第一唱第殿庭自來唱過三名則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考較雖在下天子亦擢置上列鎮獨恥于自陳唱至七十九名然後出而就列其後進退出處爲世名臣科舉而得若人則浮

簿者自知愧矣張忠定詠凡所薦舉皆方廉恬退之士且曰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薦舉薦而得若人則奔競者革心矣然則獎恬退抑奔競甚正士風之第一義也景定五年部崇經術考德行畧曰進士一科得人雖盛然窮經學古者或病于詞華植德勵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風益漓至於胥國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俚言亂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及賊其民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

欲變通令三省條具務於科舉無大更張以安士心而於進士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爲一代之典顧不美與度宗咸淳七年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例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元原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鈁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遂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至其

制舉無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傑天子親策之然宋之得才多繇進士而以是科應詔者少惟召試館職及後來博學弘詞而得忠鯁文學之士或起之山林或取之朝著召之州縣多至大用焉太祖始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官草澤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時制科先廢乃許詣闕自薦乾德二年有穎贄者應焉贄先任博州推官擢爲秘書著作佐郎咸平中命近臣爲舉時林陶以進

士應選就試學士院而不及格猶命之第聽以招揀
俊茂也景德二年增置六科先加程試器業可觀而
後觀策三年詔制舉人所納文卷委翰林學士等考
定是時陳宗古所業學士院考不中試然皆特命就
試景德四年試策問宜用經義而夏竦公球出焉天
聖七年詔六科許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仍先進
所業策論三十首委兩制看詳辭理優長召赴闕試
論六首合格而後御試又增置高蹈丘園沈倫草澤
茂才異等三科許轉運及長吏奏舉所業召試如前

式又有書判拔萃諸科先錄判詞三十首於流內銓投下優者召試判十道是爲天聖十科明年富公弼以茂才異等中選而余靖尹洙亦應中書拔萃科自是天下應制科者不下五六十人然得秘閣試者蓋三之一中選者又十之一景祐元年詔六科不許三科又下第人應自是應者稍少其年吳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蘇伸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而張方平以茂才異等中而拔萃不復置矣寶元元年田況中賢良而張方平復中選凡中此科目者不十

年登禁從慶曆二年錢明逸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
科四年遂爲翰林學士自是朝廷惜其恩命艱難其
選皆取脩書博洽疑似之說以爲題而設之慶曆中
齊唐雖閣試已通言者以其無履行而罷試又行延
臣論薦之制無得自舉而制舉隨貢舉開設矣雖仁
宗不欲以隱奧困士數戒近臣取其明當世治亂者
而有司欲觀其所學於秘閣之試必艱其題而士亦
留心於記問朝廷既艱制科之選陳執中不繇第以
取宰相非其留意於取士者皇祐五年制科就試者十

八人而執中容諭考官放趙彥若一人過閣御試復黜之上歎曰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中選豈朕待之不至耶乃下詔申飭焉嘉祐六年執政亦欲廣收豪傑之士時秘閣就試者七人所取者適半於是二蘇兄弟俱中賢良選蘇轍制策極言得失有司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之而以直言黜之天下其謂朕何有司不得已寘之下第熙寧中孔文仲對策指陳時政言最切直且言當尚崇德化王安石惡其說自是制科不復設矣元祐十一年始復行紹聖中又罷既而

臣僚言無以收文學博異之士遂改置宏詞科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取高宗時雖詔復賢良科未有應者至孝宗乾道七年而蜀山李垕始出且及注疏命題目在幽隱者許監司勸篤焉理宗嘉熙後復立詞學科大抵自太平興國以來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後二百餘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爲疑下不以爲愁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則上譏緇而

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其如其弊而甘心守之而不敢復
議何哉然則於尋常尺寸之中畧出神明特達之舉
稍更闒茸已甚之習蕩佛渾厚平直之氣則猶愈於
已也蓋天下之事雖貴於守法而亦不可以一付於
法法者所以抑僥倖非所以抑豪傑也若夫豪傑之
士其德宜爲人上其才宜爲世用人所共服莫敢與
比誰敢擧之誠使朝廷時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專
以操筆弄墨取人主之官爵則亦足以補風化隆賞
行扶善人而懲惡子也至於宏詞云廢久矣紹聖之

初既盡罷詩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繇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科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誥訓諸書是也孔氏錄爲經常之辭以敎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其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肯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

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其人未常知義學未常知方操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常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相承而不能革哉且自熙寧以經術造士固患天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既禁其未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其爲宏詞是始以經義勸迪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耶故既以爲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

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及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王臨川論曰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揄度其才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逆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

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徒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

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

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

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

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于俗故

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豔之

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

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

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

益禮樂更著律令决讞疑獄彼烏能以詳平政

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倣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著之甲乙以升黜之厥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且又有可議

者今之爲教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辱之使不得自成其才何也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㕓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

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故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又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况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

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

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故曰非特不能成之又

從而困苦毀辱之者此也。

馬端臨論曰。科舉不足以盡舉人之法。然自隋

唐以來。入官者皆以是爲進身之階。及其人之

賢否。則初不緣此。椰子厚言今世尚進士。故天

下舉歸之。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

所尚。又舉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

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姚康言以顏孔爲

心者雖日視淫靡莫能迁其操以絜踈爲行者雖日聞仁義莫能治其性若庸鄉舉里選亦此流也若搜茂才與行亦此流也則何必目秀才爲樸名進士爲薄耶蓋唐人已有此論卽坡公之意也但變聲律爲議論變墨義爲大義則於學者不爲無補然介甫之所謂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書縱盡善無可議然使學者以干利之故皓首專門雷同蹈襲不得盡其博學詳說之工而稍求

深造自得之趣則其拘牽淺陋去聖義無幾況所著未必盡善乎名雖正經實與前代所習之詩賦無大相遠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兩學慎主司之選必得人如歐陽修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為學本性道以為文而不為無益之空言矣

陳同甫策曰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

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巳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修張景輩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益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旣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

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瑗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太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敝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

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較課士之
法又往往失之大畧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
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
學字說何爲者哉學較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
書季考何爲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
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
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
造士之意取其學較課試之大畧徒取快於一
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

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鼓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既舒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

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數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爲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曆有胡瑗之學法熈寧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爲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之哉

元初太祖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為先士褎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歧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賢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宜

嶽中政之屬者重爲内官又蔭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臺直省侍儀等官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貲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州之治曰掾史曰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史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部院曰路府州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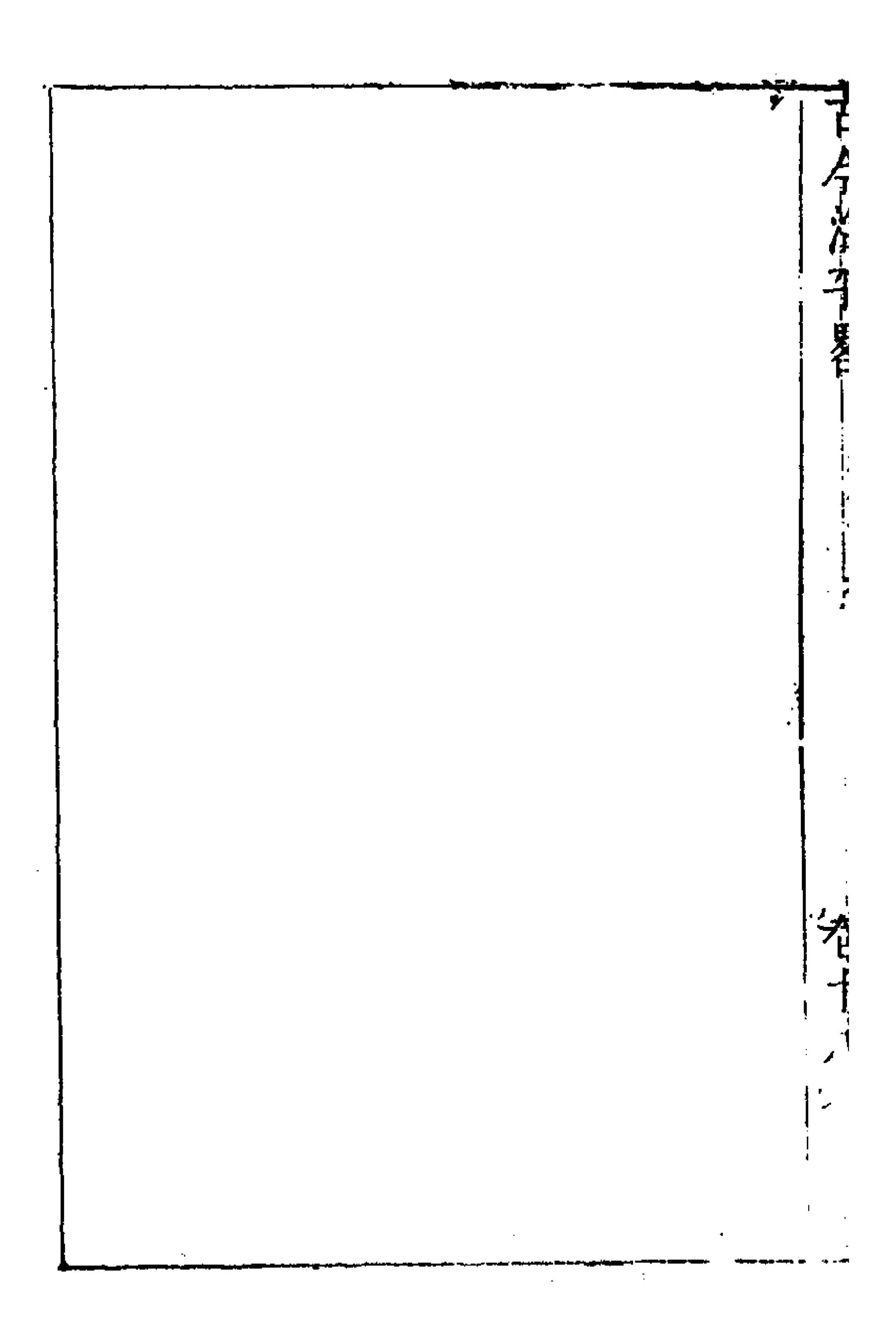
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往往爲是蹊要官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致窮極勢位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覈之精曰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月資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情破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順帝至元元年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平章江浙會行科舉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及入中書首罷之參政許有壬

力爭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絶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又有假蒙古色目者有壬曰科舉未行臺中贓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又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科舉取士豈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餘名自四月至九月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法于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遂罷之時有壬雖力諍而竟爲伯顏傳命

人有遹矯折矯之議□粹中曰古之人君患不能知賢才而用之以治天下故設科取士使懷才抱德敦行者繇之以進若漢之鄉舉里選察廉對策非一途也然人之德行難知藝能易見德行者多名聲藝能者每自衒于是乎聽其所言以察其所蘊即其所習以審其所向故唐之明經進士宋之制策詞學非一科也猶以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則又即其言以攷其實若稽諸古典而本於經不失乎先聖之

旨則有取焉非但取其言語之工文藻之華而已也元之用人大抵偏于國族勳舊貴游子弟故選舉之法久而未行仁宗決意行之繇此中華縫掖之士僅得報十一于千百若謂科舉遺賢才則可謂妨選法則非也彼疾其供張之甚而請罷科舉者真悻悻然小丈夫哉六年復行科舉法至二十六年是科進士優其品秩第一甲授承直郎正六品第二甲授承務郎從六品第三甲授從仕郎從七品兵興以後科目取士

莫盛于斯而元之設科亦止于是歲云



國朝貢舉

明興　高皇帝開天治人惟求賢之爲急下金陵即令有司舉賢才武畧之士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已　令有司曰上世皇帝創業用武以安天下守成講武以威天下而經綸撫治之寄則屬之文臣哉茲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察言行觀德考經術觀業試書筭觀能策經史時務觀政應武舉者先試韜畧次騎射俱求實效毋虛文有司其申勸秀民及智勇之士豫及時勉學以俟舉焉

洪武元年、下求賢 詔曰、向干戈擾攘、疆宇未一、養民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匡大業於底定、山林巖穴、念豈無懷才抱德之賢、何急而不列位、登朕政令、庶幾常國無法守與刑辟煩重、人懷其居與抑朕、寡昧孳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固甘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方將與諸儒日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穴之士、能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三年下開科 詔曰、朕特設科舉、起天下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

俾博古通今文質相副其中選者將親策於廷品
第識命官焉擢中者顯擢使中外文臣一皆自科舉
而進非科舉者不與六年　詔科舉取士務浮文罷
不設令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舉用十七年復
科舉法　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擧然科薦並行其
科舉之制諸明經茂詞等科並革存進士一科與薦
舉歲貢爲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初場試
四書義三道經四道令深於義理之文次場試論一
道觀傳約之致詔誥表內科一道判五條觀王體國

法末塲策時務五道觀經世之畧葢欲酌文質之中
而用焉而具錄三塲程式文上之其會試中式士
天子　御正朝制策策焉又明日　上具皮弁服
御正朝文武具朝服班侍讀傳賜進士及第出身同
進士出身各有差事訖羣臣前拜賀辭曰天開文運
賢俊登庸卽六卿官制無是也故進士科特重其會
試不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俟又舉復舉不第以監
生資入官歲貢法府州縣歲各貢其廩生赴禮部試
試中補國子監生　永樂二年會試天下貢士禮部

奏請選士之數　上曰朕即位初姑率其多者後不爲例又曰科舉兄　國家取人才第一路不可濫及且文體毋尚虛浮惟取朴實至三年　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於是選脩撰曾棨等凡二十八人應二十八宿而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　命增忱爲二十九人遂　命司禮監給紙劄光祿寺給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選近第居之仍　命縉領其事上或時至館中程其課或　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

且厨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每五日一沐浴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騶從人莫不欣其榮十二年北京請鄉試始　命侍讀曾棨中允鄒緝主之應天洗馬楊得編修周述主之此兩京　命主試之始　洪熙元年鄭府審理俞建輸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邇來賓興率馳騖於空文真才鮮少有年未弱冠即登第人官雖甚才敏然於修己治人之道固未始辨知也遽使從政必有率意任情而民受其弊者請　令有司先務訪博通古今行止端重年二十五而上者方許

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加重慎庶士務實學　國家得仁賢之用　上曰善已與輔臣論科舉之獘也大學士言北人文學遠不逮南人然自古國家兼用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乃南士往往才而浮　上曰然爲將奈何對曰試卷例彌封姓名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　上曰善北士得進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議且定而上賓宣德初乃奏行著爲令　宣德二年禮部尚書胡濙

請臨軒策士　上曰設科求賢　國家大事昔之爲
君尚有親云願得忠孝之人資以國用今朕之心正
如此湊對曰　陛下心存用賢且養之有素必有可
當　聖心者已御奉天殿策試舉人既發策退　御
左順門謂翰林臣曰　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
眞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
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若其文字
而遂官之欲盡得眞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
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虛

取士亦常敷奏以言況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於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於薄此在上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五年上復臨軒發策畢賦策士歌以示讀卷官七年尚書張瑛上言人才氣運相爲消長不可預爲額數才寡而數盈其失也濫才多而數少其失也隊院入下之所司又進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權用令擇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撥歷貢例以後累累行之正統初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

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於是僥倖列選往往不稱師範祭酒陳敬宗以爲維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取之於副榜庶幾誨導得人賢才無滯於是議增會試數鄉試各省有差　景泰元年　令各衛官舍軍餘送入學者許入試八月劉鉉考順天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要之鉉爭曰　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是科不拘額數應天中二百名內有軍生七人明年復　允郎中章綸奏增會試額初會試

同考官從禮部推選翰林院官京官教官皆與爲之
至是禮部尚書胡濙言詞林以文藝爲職業專其事
京官縣科第有學行者宜兼取之而教官宜免從之
七年順天鄉試春坊劉儼侍講黃諫爲考試官時內
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不中選循等遂奏閱卷
不公請如　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覆加考試高穀
懼儼等禍不測早朝畢特出班言之因　召至榻前
白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不安於命欲搆
○○○○○○○○○○○○○○○○○○○
考官可乎繇是儼等得釋特　賜瑛倫舉人赴

會試一時與之　天順元年華名是科會試同考試
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移誤去取徇
情謗議洶洶如問仁既是無須子配祭何如有太王
之句是也及廷試策題　命李賢代草賢因石亨招
權納賄文武大僚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廉耻道喪乃
以求賢安民二事問欲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習云
成化二年廷試　賜羅倫第一程敏政第二陸簡第
三倫對策引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大夫
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

訟直聲震於時遂奏名第一倫以上號論閣臣李賢不奔喪久之章懋莊泉黃仲昭以諫元宵燈火俱得罪外謫時號翰林四諫又是歲會試五經各刻文三篇二場刻詔誥商良臣輅子也敏政李賢婿時冢宰王一夔以敏政字精楷力薦於李文達定爲第一李曰論文不論書遂取倫第一而敏政次之是科會元狀元咸稱得人內賀欽莊泉韓文熊繡許進林瀚黃仲昭王繼皆爲名臣從來得人未有如是科者論者比之唐韓愈宋寇準榜云十二年學士丘濬主會試時

士子有慕學道者、或果爲說與之行、以徼名譽、因發策言之、俾士習趨於正、故廖道南謂　明興舉業爾雅、自丘文莊知貢舉始、　弘治丙辰　命學士王鏊主會試、鏊取士專尚經術、險麗奇衺者一切屏去、弘治間文體一變、士習相端、鏊有力焉、十七年南國子祭酒章懋疏奏、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我　國家稽古制治、猶重太學、以敦化原、　洪武　永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英俊、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月以通經

循分以出仕布列庶位得人為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繇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論爵雖勸不無扞格其舉人一行多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於違限彼亦視為泛常夫歲貢之入監既繇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猶難於見效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惧而夙夜不寧者也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

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增生員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强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分送兩監以後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稍徼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修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使克稱庶乎　國家有以收養士之効而臣亦少逭尸素之愆也　命下所司

議行　正德戊辰會試鎖院預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欲登第主司不敢拒雅雅而已瑾曰先生輩恐奪賢者路耶即開科額三百五十人皆上第已而焦芳子黄中二甲第一劉宇子仁第四皆瑾賞也六年辛未是歲狀元楊慎大學楊廷和子或曰廷和以子預試請回避不允而學士李長陽密以制策題示慎所對獨詳遂首冠時慎以淹博素有才名與議猶謂之面皮狀元　嘉靖五年從禮部席書言　詔諭卷官從公會取不宜偏私以官爵爲序又　詔爾封

者不得呈卷於讀卷官而閱卷者不得宿私第六年
從學士張璁請各省鄉試擇翰林院科部官爲之主
考毋令權歸外簾得以預結生徒聯通關節是科初
變文格以簡勁爲主其程式文僅三百字云廷試
上親策　賜羅洪先程文德楊名及第　上一一品
題卷首各　御批於洪先曰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
忠愛擢之首者於文德曰攬本之論於名曰能守聖
學以爲此知要之說於順之曰條論精詳殆盡於衷
日仁智之出著之吾心此不易之說於瀚曰勉吾敬

一之爲主忠哉六策以有 御批刻錄中十一年會
試禮部夏言條奏三事一變文體以正士習務取醇
正典雅溫柔敦厚之文一責主司以定程式務寬見
正大有關道體不許裁裂牽綴從事帖括及用以隱
僻有如彀射若士子可錄之文仍 命考官亟加裁
正以示模範一簡考官以亟文衡報曰文運有關國
運近來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其出榜曉諭必純
正典雅明白通暢方得中式若有仍鈎棘奇僻痛加
黜落三月廷試復 令儀制郎中約束諸士咸拱聽

務正文體諸刻意騁詞浮誕決裂攙不取而林大欽獨後至不聞也遂不用對月而文氣甚奇吏部尚書汪鋐覽而詫之以示學士張孚敬一見曰雖破格甚明建可誦也取爲第三既呈覽　上御批第一十一年禮部議歲貢入國學　上曰今後歲貢務選學行俱優者令與計偕廩士内不可則增附士内選之不得貢非其人是年禮部奏議貢法　上曰督學官曠職日甚貢非其人自後不入格至三人落級五人對簿罪之貢士至京不如期者杖月不得補試十二年

夏言奏各省開科名為鄉試原係有司職務實古人鄉舉里選之遺意近以京官主試亦一時補偏救弊之法可仍一行之若遂為常規又不無弊況考官與按臣每爭較禮節競生嫌隙上從其請罷京官主試令仍用教職後漸法久禁疎遂有遊學僑詐之徒見他方解額稍多中式頗易往往假為流移月籍入試至有脫逃罪犯變易姓名夤徒營求賄所不至會試舉人報籍印卷亦有假託族屬改附籍貫朦朧開具以南作北於順天特甚往往不得府學則謀武學

不得京師則走附近不得生員則求儒士百孔營求冀求捷徑及其中科回籍則既告路費又告牌坊四顧罔利真同發壠而其未得者則從旁挾持互相攻發蜂起浮議呈帖匿名於是下

詔嚴覈勅禁止焉

穆宗即位

詔

朝廷用人惟求任當其才若徒拘泥資格使衆人絕望於九卿歲貢不得爲方面殊非飭吏治作士風之意今後吏部用人毋拘三途但其才能卓異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　萬曆初首輔張居正庇其子登上第而次輔

銓宰之子亦邀提挈

治二三科外議所指射巢皆得售而後以權罷臺臣
如既論俱勒為民焉十三年復　遣京官於各省主
試而內簾不許搜錄外簾不許閱卷簽主司[illegible][illegible]心
於試錄則較閱精而去留必當監臨不分心於試卷
則防檢密而奸弊不生又如兩京監試不許與聞編
號布按二司不許仍充總裁減外簾以省奔命之煩
局各房以杜通同之弊禁積役以屏傳遞之奸與夫
文格之當辨也士習之當正也諸臣所議纖悉俱備
矣然士日趨於詭文體濫觴十六年禮部尚書沈鯉

上疏曰近來文學漸趨奇詭及今不禁恐益灌潰人心淩尋世道益人惟一心方其科舉之時既可用之以詭遇獲禽逮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爲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空串餙以逞狂瀾何則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於性術也如此唐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鉤棘而人習險詭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又如

此　祖宗時出題刊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爲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録文必日中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　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爲文式乎不式乎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以六經爲濫套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以左國爲常談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記窮用六子六子窮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朴散純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乃文體則耻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爲妙以艱澁不可讀爲

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爲博開道人聞不必有之言謂爲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脈以就巳之鋪叙出自巳意見以亂道之經常及一一細與詳明則語語都無深識夫出險僻奇恠之言而謂其爲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虛浮蔓之詞而謂其爲典雅篤實之人可乎如謂人自人言自言也則以文取士者獨以文而巳乎抑孟子之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豈無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爲重而以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常謂古今書籍有益

於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真德秀
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諸書
已經頒行學宮及著在令甲皆諸生所宜講誦其間
寒素之士不能徧讀者臣等不能强博雅之士涉獵
羣書者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師所訓迪提學所課試
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旁及焉仍祈　勅其各
省直提學官持衡一方高下在手轉移士習尤爲緊
切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務爲險僻奇怪之文而
開科取士之時欲合乎平正通達之式無是理也乃

往時止於臨畢稍一申飭而小考則任其變亂程式置之不問是謂濁以源而求其流之淸也得乎自今勑提學憲臣惟務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世道爲己任而不以厭常喜新標奇覽異取快於口耳聲名爲諸士倡而督學之考課一視其能正文體與否以爲殿最焉　詔實施行明年正月禮部郎中高桂奏謂我　朝二百餘年公道賴有科場一事自權相作俑公道悉壞勢之所極不能亟反十年前張居正挾私求進倖門四啓私謁公行王篆朱璉等尤而效之若

以爲定例牢不可破者何哉見聞熟而積習之私難挽也且明憲在前　國法在上而犯者接踵相繼致富室有力者曳白可以衣紫寒畯無援者倚馬不得登龍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也大抵今之科舉壞亂極矣士子以僥倖爲能主司以文場爲市利在則從利勢在則從勢緣其子以及人之子因其親以及人之親遂至上下相同名義掃地　洪武三十年學士劉三吾紀善白思昭等主試至有物議

高皇帝震怒一遣於邊一棄於市　聖祖豈無意而

重處之哉正謂開科取士國家大典此而作奸則無奸不作矣此而營私則無私不營矣伏乞勅下九卿會同科道官將試卷逐一檢閱其餘跡涉可疑及文理疵謬者通行議處以嚴將來之防庶公論可明倖門可塞衆憤可泄數十年之錮弊爲之一清矣

王世貞論曰兩漢之世文武之用非一途選舉辟召署吏積閥往往雜進晉世始重門第而中正之設尙隱然三物之遺江左則王謝朱陳北方則崔盧李鄭門第之勢益專而不可反隋煬

矯之設科取士白屋韋裘稍一氣亡唐宋因沿雖登進尙廣而途則日益互矣元興自朔漠以馬上得天下固不盡廢宋舊而省臺之工皆委聽於其族類科舉之榜分爲左右右蒙虜而左中國掾吏分進牌署惟意是以吏治若亂絲而不可整 高帝之初或致禮網羅或收由杖筵皆朝廷鏕來夕登旂席 洪武三年取幾內諸貢士尋未及會試而官之明年始復試得進士與伯宗等以爲諸儒生多未脫俗悍無益天

下大計罷之又十三年而始更布條式載在令甲二百年來公卿大夫之業皆出於此易代之際灼然名臣至公卿者有焉至如楊士奇之擔登劉中敷楊蔀之版禁夏原吉郭進胡儼吳中呂震之應鄉書而其後遂寥寥矣世久事殊法網微疎學牙其間奸竇滋啓而司水鏡者往往門互市田更買奴士不稱闒節而得楊楊與經生伍相門紈袴薦至朝夕拜而不遂乃至校萬乘之勞而奪其鼎誅之酢鹵閧之扼腕蓋至今

尚未艾云言路諸臣抉摘頗峻人主亦微覺之而當事者以非便已非竟也然合前後之科第而衡之其關得人亦已多矣

弇州又議曰士之在天下也語因革則聘召降而爲周之書升書升降而爲漢之四科四科又變而爲明經文學其不能使不變者勢也論差等則明經文學不如漢之四科四科不如周之書升書升又不如古之聘召其不能使之必同者亦勢也必謂今之不同於古是隨衆習非之

人其道太漓而不可長矣必謂今之盡同於古

是矯世戾俗之人其道太泥而不可行矣豈知

核之以實則今亦古也而徇之以名則古亦今

也今好古君子憂科舉不足以盡人而議欲更

之是無見於敷納以言見於虞書合語言揚本

於周禮也我　國初求賢甚廣不拘常格或賢

良方正或山林隱逸或懷才抱德或文學才行

自　洪武三年特設科舉務在博通古今文質

得中親策於廷而授之以官至十七年　頒行

科舉程式士各占一經經必兼四書惟王子濂洛關閩之學以端其本兼明諸史百家之言以策其才可謂得虞周之遺意矣二百餘年已來洪勳熙彰茂績者皆繇此途以出科舉何負於人哉使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聘召吾恐詐偽横生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大抵上之人重聘召則以聘召應重科舉則以科舉應漢法近古吾無譏焉唐之韓愈陸贄張九齡姜公輔皆興于

○○○○○○○○○○○○○○○

文學而未聞唐之士復有賢于數子者也宋之

韓琦富弼周必大呂祖謙皆出於科目而未聞宋之士復有賢于數子者也今吳與弼陳憲章論薦之后蕃巳遼遼迥絕矣而科舉中又未常乏人也顧上之人實與不實得人與不得人之間論之耳而不必較于聯名科舉之同異爲也上之人振爲實則浮靡化上之人奬恬退則奔兢消上之人先行誼則名檢飭上之人重廉恥則頑鄙遠然則士之不懲非士之罪也鼓之無其道也苟於文辭之中而寓激勵之意則天下

人才不患不如古矣陳子謂聖賢未常妨于科舉之文朱子謂科舉非能累人人自累乎科舉誠哉是言矣彼謂人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亦黜落未滿二子之言乎

梁斗輝議曰史稱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大備迺其取士之方不外九德三物漢去遠古既令郡國舉孝廉賢良茂才明經而六郡良家子弟又各因才力爲官唐宋自進士制科外間常

許大臣辟召諸人薦舉鄉舉里選之意僅存
什一於千百鉄有間矣愚因歷稽往牒三代以
前未常論詞章也詞章自隋煬帝始唐末路益
浮薄焉未常鬻爵也鬻爵自秦政始漢晁錯因
議入粟實邊孝靈西邸益浸淫焉世祿不世官
恐未必賢也自漢章尚閥閱魏文定九品五代
沿襲唐猶不敢貴游子弟徒以門資取優第世
風一變士習愈下雖韋彪劉毅陸贄楊綰歐陽
修范仲淹諸人不能挽其流弊天啓休明遷鍾

聖祖起濠梁清函夏諸所扈從莫非鷹揚虎賁
如雲如雨然猶側席幽人翹翹束帛貢舉於金
華青田鎮江豊閒信臣國士攀鱗附翼是時諸
科甚設有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
孝廉才識兼人等科有稅戶耆民入仕例薦辟
特重武　遣廷臣分行采訪或令有司旁求
敦請文武交維科薦並行正雜咸用宏謨典筭
傳大精詳遵行日久寖失初意乃始右文於武
武以文故畸輕重科于薦薦以科故漸廢乎吏

不得齒縉紳而彼亦苟且從事無復振拔之思矣自非率由 祖制其何以廣薪槱而收馮翼孝德之用乎且科目之設非獨掄文要以覈實是故建學于先開科于後明作人必始于學校育真才也題本經書日宗註傳令學者有所統一崇正學也學專一經而六藝兼習科分三場而五事兼試令學者不徒以文藝相矜謝貴實用也而又禁四六之文定社學之規勅臥碑于黌序以示遵守良法美意森然具備 列聖相

承代有謨訓而得人幾不如　國初蓋由主司
因循時尚未深察　太祖之意也　太祖
之意原因文覈行而今則徒以文原以科薦
而今則徒以科是以業舉者逮綴積膚月露風
雲或通于經義而後場多疏或名爲學究而實
用罔聞又其甚者名掛孔孟之籍而陰附諸子
百家爲高剖裂程朱之語而掇拾南華西竺爲
奇放言恣論蕩行弃簡以之家修則心術壞施
之廷獻則政事廢先臣崔銑有云科目而得人

若博之中呼其失人若博之遺頁甚非有參驗之詳覈察之可賴也嗟夫 國家設科為羅才計也乃猶不足以得士又況于歲貢監生吏員武弁乎歲貢循以郡邑之彥肄業成均僉號得人故宋禮致尚書多賢士今掄選舊制行罷數易而專累歲月多日幕途窮循資選授教職鮮有儁才入成均者矣大學夙號賢關往時忠節如鐵鉉廉貞如師逵皆用是與何者驟於選也自 景泰中始有納粟納馬等例于素封之家

撈阿堵而雁行課業倣書曳白請代煩贅設施

顧安所與且中書清銜也半爲此輩罷雜太常

典樂鴻臚司朝儀也盡爲此輩贅充西闉廛市

莫此爲甚若者不汰源未可清也古者辟掾吏

故與士大夫無甚異　國初以身家無過善書

者勾充其落憲府衛州縣所署置猶有辟舉遺

意乃其崇者不過七品多用爲掾蒜監當筦庫

之職非保舉不得爲州郡　宣德　正統間徐

晞況鍾雖登八座領方面然晞奴顏闒振矯

旨敘遷論者唾之今則又有不然者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提控而下至于吏典止以所納之貲第其出身之等故褭馬之子與市駔之人蠅營獵慕巧者輒弃其刀筆簿收成案若者不剏源未可清也　國初武臣嚴比試于世胄廣招徠于俊乂故將才充斥後武學之建徒具虛文武舉之科鮮稗實用所取者惟是官舍替襲乃新官不比試舊官比而不嚴致令紈袴僨帥縮朒不堪廉恥相冒如金吾羽林等衛　天子親

軍也富者交勳戚中貴人而招權好作貴者屏弱蠹積九邊將領省直官旗所稱將閥方召義死哉綏者曾幾何人若者不一振刷之長此安窮也總自薦辟廢文有三途以取士而所重惟科舉武有兩途以取士而所重惟世官然皆不足以盡天下豪傑　國家亦何賴焉愚以爲救目前之弊則科舉之法宜中也圖經久之規則薦辟之制宜復也今議科舉者曰燒燬異說嚴生員降黜之例矣重主考分經之選矣其法可

謂詳密然此皆防其流也未清其源也今夫五
尺童子驕語枉下滌圜桑門琳宮謬解令珠禪
偈滿紙津津自謂上乘父兄師長恬不知怪輒
命奇穎薦紳先生鳴道率人亦藉此爲金鍼巧
度彼尤此效轉相成風愚竊謂禁於臨場考校
而不禁于平居肄習非禁也何者其肄習者其
先資者也禁于帖括小童而不禁于學士大夫
非禁也何者學士大夫人之望也請自今脩復
社學教以小學孝經　大誥律令重師儒必得

人如曾端魏興者躬行訓誨其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自專設督學有司遂委而不治故遷夾守令鮮與教化督學閱歲一至率煩日以無裕施教士習益荒宏令敷教責之有司考覈付之憲臣其督學使者必若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清方每歲縣令察舉民間子弟通經書性惇行謹者縣上之守守上之學憲輕滑者雖才不錄生員按季月考亦茂選德行而後及其文一如三等薄規非上等不得應貢舉又嚴諭士大夫雖解

官歸毋得妍仙佛鼓其說以惑人夫然則日改月化漸歸淳龎本源既清末流自挽誰復以鈎棘之談異端曲學之說爲主司應者時遇大比校藝尤宜兢慎務在遵 祖制發明聖眞期適於用毋輕苟奇僻恐開異教之路有不率者罷以近日題准事例至歲貢一途在今日尤難必挨與選間行文與行遍收令士負雅操具儁才者隸之辟雍而教養之待其才成而後官之監生則清開納之積弊吏員則汰市井之下流而

一干選拔有異才不難破格擢用令得售其所長而勉其所不足其武臣之選亦須嚴查無論新舊官一遵初制比試申馳射使鎗不中之罰五年一考軍政必量才力然後裨以屯印册令囑託者得貪祿其間武舉先韜畧次騎射眞求實效毋虛文如是則師師濟濟與桓桓赳赳交相奮庸亦庶幾安寧長久之術哉必德行道藝卓犖有聲當世者乃以聞得賢受上賞蔽賢蒙顯罰亟申連坐之條使不肖者不得玷薦剡大

賢趣以玄纁蓋取士而由薦辟是以行[illegible]以文以賢不以世以禮羅不以財帑較諸文之科貢武之襲沓併諸雜流其得人更何如者抑因是而有感于古今人之不相及焉古昔盛時列國爭辟士士以此自重輓近世士醜其行自衒自媒客難賓戲解嘲罔常慨之唐藩鎮猶得辟士故自黎送見辟者序嘉士大夫相與以有成也今上以空文求士士以空文見投牒自試則士輕棘院禁嚴則士輕士而欲士風之振在位之

彬彬多賢也胡可得哉